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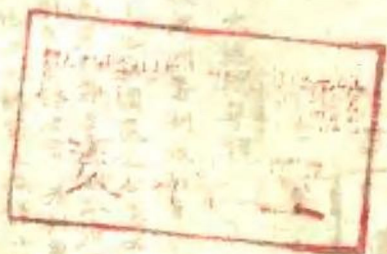
10
公為下天

江苏文史资料选辑

第二十一辑

——“西安事变”和抗日战争专辑——

26



1987

江苏古籍出版社

1951.12.2

江苏文史资料选辑

第二十一辑

——“西安事变”和抗日战争专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江苏省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江苏古籍出版社

江苏文史资料选辑

第二十一辑

——“西安事变”和抗日战争专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江苏省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版

江苏省新华书店发行 鲍亭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印张9 375 字数212,000

1987年9月第1版 1987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1—6,000册

ISBN 7-80519-052-6/K·24

统一书号：11354·121 定价：2.60元

责任编辑 杨杰

前 言

去年，隆重纪念“西安事变”五十周年之际，我们向当时亲身经历者孙铭九等同志征集到一批稿件。现将征集来的新稿和前存旧稿选录成辑出版，其中有原东北军、西北军的将士回忆了这次事变的历史原因和张、杨发动兵谏的前后经过；有原南京国民党将领参加“讨伐军”的情况；有蒋介石被扣后宋美龄等参加营救活动和进行和谈的情况。

李九思先生原为行伍出身的一名西北军人，一生戎马生涯，在旧中国饱经沧桑。他生前为我们述著了一部长达数十万字的回忆录，行文朴实，资料丰富。本辑摘刊的《抗日战争杂忆》是他在我国抗日名将宋哲元、张自忠等人领导下与日寇浴血奋战的回忆。有些内容虽较琐碎，但其中不乏有血有肉真实感人的叙述。

顾青同志是我国第一位驾机起义投向解放区的爱国者，起义前后情节颇为曲折，本辑选录的是他追忆在汪伪时期驾驶“建国号”飞机起义从扬州投向延安的经过。

中央大学是我国近代著名的一所高等学校，百年来为我国培养了大量的专业人才，有许多人现在还在各个重要岗位上为“四化”作出贡献。刘敬坤同志根据亲历和校史叙述了中央大学在抗日战争中内迁经过及该校的历史沿革。芮格光同志的文章则着重补充了重庆中央大学“一·二五”学生爱国运动的热烈场面。李永刚先生现在台湾任音乐教学工作，本文抒发了他怀

念母校当年师生融洽之情，眷恋祖国的一片赤子之心，情文并茂。今特予转载，以飨读者。

曹啸君同志是我国当代的苏州评弹名家，不仅早年蜚声艺坛、且数度赴港演出，满载盛誉而归。而今晚年，悉心培育年青一代，俾使苏州评弹这门技艺，得以继承和发展。他特为本刊撰就《艺术生涯纵横谈》专稿，自述学艺成长经过，对于曹派“说、噱、弹、唱”的形成和体会，颇多甘苦之言。此文不独能为专业演员提供借鉴，当亦为广大评弹爱好者所欢迎。

本辑定稿前曾承有关同志审阅订正，如有失实之处，敬请读者指正。

编者 吴志明 陶云洲 江君慎

一九八七年七月

目 录

“西安事变”回忆	孙铭九 (1)
“双十二”捉蒋记	王栖萍 (22)
“西安事变”时的兰州	刘衍智 (26)
回忆“西安事变”	吴锡凯 (29)
我所知道的“西安事变”	王 维 (36)
记刘桂五和“西安事变”	刚 诚 (52)
东北军与延安接近的最初过程朱宝环遗稿 车元勋整理	(57)
我们所知道的张学良.....霍守义、武恩光遗稿	(60)
我对张学良将军的几点回忆.....孟宪尊	(67)
少帅府内侍卫琐忆	刘 锐 (72)
随军“讨伐西安”杂记.....陆印泉、李修业	(97)
“西安事变”点滴	赵云飞 (106)
我对“西安事变”的回忆.....陈怀礼	(110)
宋美龄和“西安事变”	赵锦华 (114)
“西安事变”中参加营救蒋介石纪实贡沛诚遗稿	(120)
回忆张学良将军二三事.....张文心	(123)

为争取恢复汉卿先生自由的活动

.....江海潮 (126)

“西安事变”与杨虎城 李树华 (130)

东北军——二师的抗日经过..... 霍正实 (133)

抗日战争杂忆..... 李九思遗稿 (141)

军统百日记 葛明达 (164)

“建国号”飞机从扬州起义投向解放区

..... 顾 青 (178)

八年抗战中的中央大学 刘敬坤 (185)

歌声琴韵话梅庵——怀念母校中央大学

..... 李永刚 (214)

忆“一·二五”爱国学生运动..... 芮裕元 (229)

艺术生涯纵横谈 曹啸君 (233)

“西安事变”回忆

孙 铭 九 *

“西安事变”时，我在张学良的卫队手枪营任营长，参加了西安事变。我在以前回忆书写的基础上，又重新进行了补充和整理，不隐不扬，目的是把确凿真实的情况提供给历史工作者参考。

一 张学良的思想转变

一九三五年十月，中央工农红军为北上抗日，胜利地完成了二万五千里战略上的大转移，与陕北革命根据地会合。在这时期，东北军进攻陕北接连打了三次大败仗。中国共产党在国家安危、民族存亡的时刻所采取的团结全国力量，共同抗日的正义立场，获得了全国人民的热烈拥护和支持，也增进了东北军中联共抗日，打回东北老家去的气氛。

这时张学良已经逐渐认识到“先安内而后攘外”的政策不对头了，打内战是没有出路的，急想与红军取得联系，因此对高福源①的归来很高兴，他仍派高回去，并带去一封约共产党负责人相见于洛川的信。张与党中央派来的代表李克农同志在洛川会谈后，又向李克农提出，希望能同毛泽东主席或周恩来副主席见面。

* 西安事变时任张学良将军卫队手枪营营长；现任全国政协委员、上海市政府参事室参事。

一九三六年四月九日，张学良叫我随他一同由洛川乘飞机出发，机中还有王以哲军长和刘鼎同志。飞机到达肤施（即延安）后，在一新修整的简陋飞机场降落下来，然后我们一起走进教堂附近的小院内一间屋子里休息。等到黄昏后，有五个人前后走来，其中有一位脸上胡须很长，双目炯炯有神。我在门口迎接并做守卫工作，没有参加谈话，后来我才知道这位胡须很长的就是周恩来副主席。五人中还有李克农同志。还知道在这次秘密会晤中，红军和东北军签订了停战、互相帮助、互派代表等具体协定。张学良还特请中共中央派一位能负责解决重大问题的代表来西安，以便及时共同协商解决问题。

这次会谈，对张学良走上联共抗日的道路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使他更加认清了停止内战、团结抗日的正确主张，因此他对逼蒋联共抗日的工作愈加主动积极了。

九月份，叶剑英同志来到西安，秘密住在我家中，张嘱咐我要特别慎密保护。我知道叶是红军的总参谋长，是重要人物，便特别注意他的安全，假作为我的亲戚，称呼他为“吴先生”，调十几名卫兵保护着，在门外防止杂乱的闲人闯入。

以后叶剑英同志介绍朱理治同志亦住在我家。我后来之所以能对于“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意义有所认识，与我在这段时间内得到他们两位的帮助是有关的。

二 蒋介石到西安督促“剿共”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一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表了要求南京政府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通电。但蒋介石仍坚持要把反共反人民的内战进行下去，并于十二月四日再次来到了西安，住在西安城东骊山脚下的华清池。

在这以前，蒋介石曾在十月二十二日乘飞机由南京来过西安。当时，蒋是在解决了两广事件之后，决心要继续“剿共”。

实行他的“匪未肃清绝对不言抗日”的主张。他在张学良、杨虎城的陪同下游览了两天华山后，就宣布了大举“剿共”的计划。张、杨二人都表示反对，但蒋仍坚持其反动主张，并在十月二十六日到王曲军官训练团去“训话”，引起了东北军、西北军官兵的强烈不满和愤慨。

十一月份，张学良在洛阳借给蒋介石祝寿之机，公开向蒋慷慨陈词，劝他改变“剿共”的政策，接受联共抗日的主张。同时也向蒋说明这既是共产党的要求，也是全国人民共同的要求。并说，如果再命令东北军继续打共产党而不去援绥抗日，部下亦不会听从指挥了，等等。这些都被蒋介石认为是叛逆思想的表现，当着阎锡山的面将张痛斥一顿，使张十分难堪。阎锡山曾对张说过：“不要再多讲抗日的話了，以后我们各自准备吧。”这次张学良在蒋介石来到西安以后，在华清池亦不断与他激烈争论。张学良请蒋介石释放救国会的沈钧儒、史良、邹韬奋、沙千里、李公朴、王造时、章乃器等七人（他们是在十一月二十三日被上海市警察局奉蒋介石之命逮捕的）。蒋拒不答应。张说：“你这样，就是袁世凯第二了。”蒋气急败坏地嚷道：“只有你一个人敢这样说话，只有你敢对我这样唠叨。”

此次蒋介石来西安，主要目的是彻底消灭共产党，同时解决西北问题。手法是逼迫东北军继续“剿共”，否则立即调离陕北、甘肃，逐步解决消灭之。蒋介石一方面把解决两广事变的嫡系军队共约三十多个师，一齐调到平汉线郑州段和陇海线郑州灵宝段，集结待命，又调来大批战斗机飞抵西安；另一方面电召各高级官员云集西安，并将福州绥靖主任蒋鼎文调任西北“剿共”前线总指挥。同时还每天召见东北军各军、师长等高级将领分别进行谈话。蒋一方面说：“将来一定要让你们打回东北去”，另一方面仍要他们“服从命令”，一定要继续“剿共”，暗

示如不致力“剿匪”，则将被调走，把这项任务交给中央军。

这时，西安城内的空气是非常紧张的。

三 密议扣蒋

蒋介石虽然是这样地顽固，张学良却仍想劝他改变政策。十二月六日前后，张在华清池向蒋恳切陈词，说明当前的国内形势，只有先对外，一致抗日，才是中国唯一图存的道路。并说，东北军中全体官兵抗日情绪激昂，前线部队准备自动组织援绥抗日，自己亦可亲上前线指挥。张再三表示个人全为“领袖”着想，不能不披肝沥胆，说话时声泪俱下。而蒋介石听后竟勃然大怒，严斥张年轻无知，受共产党的蛊惑，违背了“先安内后攘外”的国策，是“反革命”行为。最后拍案说：“你现在就是拿枪把我打死，我的剿共政策也不能改变。”

这时，张和蒋的矛盾已发展到不可调和的地步，又值接到王化一从武昌拍来的“华密”电报^③。获悉蒋介石已内定将东北军调离陕西，南开福建，加以消灭。因此，为了联共抗日救国，为了洗刷不抵抗的罪责，为了东北军自身的前途，张学良只得“破釜沉舟”了。

有一次，我问张学良：“自从搜查省党部以后，外面到处传说中央要把东北军调到华南去，说是脱离西北共产党红军的影响，不让我们去抗日，而要把我们消灭掉。听说委员长这次来，就是准备收拾我们的，到底是怎么回事？现在中央的特务对我们常想报复，要抓我们卫队营学生队的学生，怎么办？”张学良沉默不语，但眉头却紧皱起来，我见他不说，便大胆地说：“委员长这次来可是个好机会啊！我看副司令可以请委员长来吃饭，在公馆里把他扣起来，叫他答应我们的要求……”张抬起头来打断我的话，瞪着眼睛说：“你不要胡说。”停了一会，他又小声说：“到时候我自有办法的，对杨麟阁……。”

再没往下说，最后冲我说：“你去吧！不要胡说。”

有一次，我又乘机说：“副司令，决定吧，我带卫队营做这件事，包管不误事。别再等了，万一他回南京去，那时就晚了。”张说：“你不要急！这个事是不同打仗的。”我见张说完这话又不言语了，便又急着说：“不然，我带卫队营到华清池去把委员长扣起来，这样一定能行。”张沉思很长时间才低声问：“你对卫队营准有把握吗？”我即回答说：“我有把握！”我任营长后，经常与他们开座谈会，讲抗日和保卫张的事。要他们遇事要勇敢，要奋不顾身，要绝对忠诚，要拥护副司令领导我们抗日，打回东北老家去等等。大家态度亦坚决，卫队营的官兵皆跟随张多年，感情是深厚的，所以我认为是有把握的。张又对我说：“你到卫队营才有几天，（那时我由机要随从参谋接任卫队营营长职不久），也没打过仗。”我说：“我虽然没打过大仗，但以前在天津事变中也打过街市战的（在天津海河闸口与日本租界交界处，我亲自指挥用机关枪打退过日本宪兵和他们指使的便衣队的铁甲车，保住了在海河东浮桥边的我方公安局），我有把握做这件事。”张没有接着往下说，好象是在想什么。最后，他在我退出去之前又说：“做这件事要当过土匪能‘掏老窝’的才行。白凤翔在热河当过土匪，‘掏老窝’是拿手。”

四 “一二·九”周年学生请愿

十二月九日是北平学生抗日爱国运动周年纪念日。西安学生万余人，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和西安各界“抗日救国联合会”、“东北救亡会”、“学生联合会”等团体的组织发动下，举行了“一二·九”一周年纪念活动，准备到华清池向蒋介石请愿出兵抗日。当时的口号有：“陕西是国防最前线”，“援绥抗日是保卫大西北！”“发扬‘一二·九’学生爱国运动精神！有

血性的中国人枪口对外！”、“反对内战，一致抗日！”、“拥护东北军援绥抗日，打回老家去！”等等。当时负责警备西安的是杨虎城部的赵寿山，他是同情学生运动的。而蒋介石的蓝衣社特务分子、西安公安局局长马志超和宪兵第二团团长杨振亚，却派武装警察和宪兵阻拦学生，阻拦不住便开枪射击，将东望小学的儿童击伤，这更激起了群众的愤怒，一起备力向前，直奔临潼大道向华清池前进，准备向蒋请愿。

西安学生举行纪念活动，要去华清池向蒋请愿的事情，当天早晨我便知道了，并知道有宪兵特务和警察去拦阻和暗中镇压的情况，我感到应该保护学生们的安全，又觉得这是个极好的机会，可以有借口派队伍接近华清池。于是即请示张学良派我们卫队营的士兵跟随学生队伍同行，对外讲是配合警察、宪兵共同监视学生行动，以防“意外”。我请求一次派士兵五十名，张不同意派人太多，只同意派二十名。因此，我命令王协一连长，派该连的王振东排长率领士兵二十人跟随游行队伍。

学生的请愿行动被蒋介石得知后，即一面用电话命令张学良立即制止学生队伍前来华清池；又一面命令宪兵、特务们准备对学生进行血腥镇压。张学良在电话中请求蒋介石不要枪杀爱国青年，但却遭到蒋介石的训斥。严令：“如学生不听劝阻，则对学生开枪，格杀勿论！”

五 张学良十里铺发誓

张为了避免发生流血事件，乃亲自乘车赶到临潼道上的十里铺劝阻学生，他对学生们说：“同学们！你们站住，听我说几句话。你们的爱国行动，他决不阻挠，我张学良的爱国心跟你们一样，你们的要求就是我的要求。但现在你们不要再往前走了，不然会发生流血事情的。”学生们高喊：“爱国就不怕牺牲！”张说：“你们的一切请愿书都交给我，由我替你们

转呈委员长。我是当地负责长官，我绝不欺骗你们，你们回去吧！”这时学生们喊道：“拥护张副司令领导东北军援绥抗日，请答复我们的爱国要求！”张学良在群情激愤下激动地说：“今天已经天黑了，你们先回去吧。我要在最近几天内用事实给你们回答。我说的话如果不能实现，我要是不爱国，你们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可以把我处以死刑！”张学良当时说的确是内心潜藏已久的真话。

学生们听了张学良的发誓，都很感动，这时天色已渐渐暗下来，队伍停留在凛冽的寒风中，经领队负责人的布置，有的回城，也有的留在十里铺。我们派去保护学生的那二十名士兵，和他们一道住下。

九月晚间，张学良又一次在华清池与蒋介石争论。蒋当时怒气冲冲地对张说：“你是应该代表国家大员对学生说话呢，还是代表学生对我说话？你不懂拥护领袖的道理，有人污辱领袖，你应当与他拼命。”张一直到深夜才愤然而归。

六 蒋介石被捉经过

十二月十一日上午，张学良告诉我说，他已和杨虎城谈过了，要我做好充分准备。但捉蒋的准确时间他未明确指示。他对我说：“你要听我的话，不要急。”根据张的指示，我随即派商亚东营副率领约一排士兵再去十里铺，与王连长等会合，要他们在日落前到达宿营地，并直接用军用电话与我取得联系，以便我随时把现地的情况及时向张报告。

六时许，我又命令卫队营营部王副官准备好足够两辆载重汽车的汽油，当时我卫队营只有这两辆载重车。七时左右，我叫王副官速派载重车去十里铺待命，明令其为卫队营备用。

张学良和杨虎城商定：张负责临潼捉蒋，杨负责扣押蒋的军政大员们和城内警戒。一切准备工作都在积极紧张地进行

着，一个震惊世界的事件就要发生。

十一日白天，张仍然照例去华清池见蒋，晚上和杨联名在新城大楼宴请各军政大员。不料，这时蒋打电话将张学良召去了，我再一次请求随张同去华清池，张坚决不允许我去。

晚八时许，张学良才由临潼摆脱蒋介石回来，直接到新城大楼绥靖公署去做宴会的主人。十点左右，席终人散，他匆匆忙忙地回到金家巷公馆，当即叫我去，我遵命到达会客厅时，就看到已召集来的东北军各高级将领王以哲、刘多荃、缪澄流、董英宾等紧张地坐在那里。张见到了我，即当着众人面前对我指示说：“孙营长！我叫你和白凤翔师长一道去华清池，你赶快去找白师长商议吧！你要听白师长的话，服从他的指挥，他干过‘掏老窝’。要谨慎小心！”去华清池捉蒋的事，因事先我与张说过多次了，所以临时张对我说的话是很简短的。没等我回答，他又郑重地再三吩咐说：“你千万不可将委员长打死了！你去吧，你快去找白师长！”我以前并不知道有白师长，我转身要退出时，张又回过头来，用眼睛紧紧地盯着我说：“你的卫队营有把握吗？！你未打过仗的。”我说：“有把握！”他继续说：“明天这个时候，说不定我和你不能再见面了，你死了，还是我死，是说不定了。不过报纸上能有登这么大的字（张用手示意着鸡蛋大的圆圈）。”又严肃地说：“你要是弄不好，那我们都得上山了。你一定要小心谨慎！”我敬礼后回答说：“我一定完成副司令给我的任务！”

王以哲军长在旁对我说：“孙营长，就看你的啦！”

张学良随即带大家一同到杨虎城的绥靖公署，留下缪澄流在金家巷公馆坐镇。

我到白凤翔家后，在灯光下见白穿着一件绿色绸花面子的旧皮袍，在迎我坐下后，说想找刘桂五共同商量一下。因张未对我说还有刘桂五，我当即说：“我俩商量决定后，由你

转告他吧！”于是我俩约定后半夜两点钟，在卫队营营部入口处（在西安东城门楼下墙角的坡道转弯入口处）按时碰头，由白乘他的小汽车接我，然后，一同去十里铺小学与卫队营队伍会合。这时已是深夜十二点多钟，我急忙赶到家中，胡乱吃了点东西，又悄悄地写了一张简短的遗嘱，放在我的军服上衣右边的小口袋中，上面写着：“静坤：我万一不能回来，请应德田⑧把我兄弟孙明昌设法送到苏联去读书或送到陕北红军中去。”到夜一点钟，我就向妻子刘静坤告别，告诉她说：“今晚我有要紧的事，不回来了，你先睡吧，不要等我了。”

十二月十二日凌晨二时正，我和文英奇、白凤翔、刘桂五一同登车准时出发，沿去临潼的路上急驶。两点半钟，我们到达卫队营派出队伍的宿营地，这时商亚东和王协一等已按我在出发前电话中的指示，将全队集合完毕，整装待发。我与商、王说明了情况，即对官兵讲话，说明今晚的任务。在当时，我在政治理论上讲不出什么，只认为卫队营的官兵都是也应该是忠实于张学良将军的，因此我便从这个角度上进行了简短的动员：“今天我们到临潼华清池去，是为了营救副司令。委员长不抗日，他也不叫我们东北军抗日，反而要把我们的副司令扣押起来。我们今天去华清池，是要把委员长捉起来，逼他抗日，营救我们的副司令出险。保护副司令的生命安全是我们卫队营的神圣职责，我们一定要完成这个极其重要、极其重大的任务，一定要捉住委员长！但要注意，绝对不能把他打死！”当时，群情愤激异常。

这时，我按照张学良的指示，请示白凤翔应怎样行动时，白叫我领卫队营首先进去，他们随后跟进。本来我是想和白、刘共同进去把蒋架出来的，因我只知道蒋的卧室是五间厅，具体位置却不清楚。现在白命我先进去，时间紧迫急促，不容再犹豫了，我暗自定下决心带着队伍上。卫队营大约是一百多

人，另有两辆载重车，可乘五十人左右；蒋的侍卫住在院内的约有三十人左右，住院外的宪兵不知确数，估计有四十人（以后知道有七十多人），住在禹王庙。虽然敌众我寡，但我们是突然袭击，又是在夜间，他们大多数人都在睡梦中，冲进去是有一定把握的。我即对白说：“好！我先领卫队营进去。”遂令王协一随我带人先乘上卡车，迅速逼近华清池，其余由商亚东率领卫队随后跑步前进。具体布置是：（1）王连长带领三十人乘第一辆车，负责解除蒋在华清池大门外岗哨的武器，堵住各门窗的出入口，逐次将院内的岗哨武器解除，尽可能不开枪打，然后，来协助我。（2）由我带部分人直接寻找蒋的住处，进入房中请他出来。理由是，有叛兵闹事，副司令为蒋委员长的安全，请离开这里进城去；如不顺利，则用武力挟持他出华清池，架到汽车上。（3）由商亚东带领卫队余部，负责包围院外禹王庙的宪兵，并警戒华清池的周围。

我们的布置虽如此，但在实际执行中并不那么顺利。当王协一的车冲到华清池的大门外时，遭到蒋的守卫岗哨的阻拦（这时，白凤翔还没有跟上来）。本来打算将车直接开进大门的，但门卫岗哨抢前阻止问口令，要片子，并开枪威胁。这时，我的车也到了，只见大家一齐跳下车来，其中一人（班长王德胜）首先开枪把岗哨打倒，随即一拥而上闯进华清池大门，猛冲到二门口，又将闻枪声从门内冲出来的一个侍卫打倒。这时，枪声大作，喊叫声混成一团，蒋的侍卫进行抵抗了。黑夜中，枪弹从各处的房子里射出来。这时，王协一连长指挥队伍去解决蒋介石的卫兵，我就进入二门内，（门额上题有“华清胜境”四字）直奔小桥，想从那里过去，却被斜面房中射出的密集子弹堵住，不得不改换方向，顺着飞虹桥下左边假山小道沿左边直上。在寻找五间厅的时候，蒋的侍卫都是连发手枪，从侧房中射击的子弹很密，我们只得匍匐前进，一个随